

散文組 | 評審獎

林念慈

〈三十而慄〉



個人簡歷 |

林念慈，三十幾歲了，生於臺北，長於新北，現居風城。輔仁大學進修部中國文學系、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組碩班畢業，現職文編。喜歡小鎮、在田埂上散步、拜訪沿路的狗朋貓友；喜歡花草與烹飪，但一點也不專精，娛樂自己剛剛好。欣賞孔雀，因為美麗、驕傲，又那麼樂於展現。

曾獲臺北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夢花文學獎、臺中文學獎、臺灣詩學創作獎散文詩、吳濁流文學獎。最後不可免俗地加上這句：「詩、文作品散見報章雜誌。」

得獎感言 |

我的書寫既不服務，也不偉大，但足夠把散佚的那些拾掇起來，縫成一張百衲被，給予溫暖和祝福；所以儘管手無寸鐵，有筆，已經夠了。

高雄有母親和阿姨的少女時代，於我，那以愛為名的河，以及吞吐溫柔的港，便是一首來自母系的情歌。五甲國小那座高大的磨石子溜滑梯，更是童年記憶的集散地，我很想再玩一次，也曾試圖「逆流」而上，但時間太滑，很難回去；鮭魚只能在粗礪的現實裡傷了又傷，繁衍一點感慨，任其百子千孫，雖然時常被湮滅，但沒關係，還是要繼續碰撞與逆行，溯尋生命的根。

獲獎歡喜，並充滿感激，因為堅決愛狗，所以咱們不打狗，還是「打鼓」吧；願此後每一步、每個字都能適時地敲在鼓點上，節奏帶勁，鏗鏘有力。

他們說我坐三望四，其實三十歲是一把燙紅的椅子，坐不了太久就會直接奔四；四十歲則外焦內嫩，像火盆裡的餘燼，悶悶地燒，禁不起撩撥；再來，再來數字就沒什麼要緊了。

算是一個老小姐了吧？

父母所在的小鎮，有位貨真價實的老小姐，年已花甲，仍小姑獨處，前半生在繁華的大都會走跳，這兩年才回到鎮上；老小姐的家人幾乎死絕，老舊的透天厝裡就剩下她，頭一次見面，她挽了鬆鬆的髮髻，從三樓的小窗裡探出頭來，逆光，對著樓下的人喊：「你們好啊。」那聲腔慵懶甜膩，如龍鬚糖千絲萬縷，入口就化了。鎮上的人不免有些錯愕，田間的一切皆是天生地養，這金絲雀般又自帶濾鏡的女人是從哪裡飛來的？除了少一根竹竿之外，她的樣子，完全是退休以後的潘金蓮。

透天厝後方有一座深不見底的古井，附近的小農習慣在此打水灌溉，老小姐也在井邊開闢了小小的園圃，展開了農婦生涯；她穿起雨鞋，帶著水桶與鏟子，自認為是洗淨鉛華，返璞歸真，但在世人眼裡，有些事並不是那麼容易洗白，只要一輛陌生的車停在她門口，這消息就可以馳騁到幾公里以外。她在流言裡曝曬了一陣子，作物沒多大長進，容貌已開始凋零，行為也漸漸有些鬆脫，比方深夜在田埂上狂奔哭號，像暴走的稻草人；幾個年輕的警察極力安撫她，只聽見她聲嘶力竭地大喊：「我好寂寞！」

那聲音，像萬鴉飛過麥田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那一晚老小姐撥了電話，說身體不舒服，請求世間僅存的弟弟來看望她；通完電話之後，她可能覺得連僅存的一點什麼都破滅了，於是開始奔跑，以為這樣便可以逃開處境，但寂寞變成巨大的結界，將她牢牢地封印其中。

我弟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有病就要治啊。」

手足說斷就斷，怎麼治？

有病是一種標籤，年紀也是，前陣子我剛領了一張條碼：輕熟女，以方便別人讀取；為了避免條碼剝落，我必須在每天出門前好好化妝，高光修容，並定期參加各種才藝進修與心靈座談，以保生命的彈性。島嶼多蕉，每次吃香蕉減肥的時候，我便不由自主地判定它有幾分熟，太青則生澀，太熟則腐敗，那些黑色的斑點好似長了腳，在香蕉皮上不斷攀爬，我總擔心它們會爬到我臉上；但生命自然地成住壞空，香蕉控制不了自己的熟度，我能做的，也僅僅是吞嚥，或被吞嚥。

我也想過接下來會怎麼樣，敗犬一詞已經從社會上消失，而我其實也構不上，它雖然指涉失敗的狗，卻同時代表擁有資產的女性，沒有些恆產，自然登不上汪星球，所幸我手邊還有幾張封條：剩女，大齡女子、嬌味等等；其實叫什麼都無所謂，理論或派系於生活毫無助益，我既沒打算高舉旗幟組織女兒國，也並不想仇視男人，只是很虔誠地祈禱這輩子能過得好，這樣就好。

這個願望不是很素樸嗎？

兒時那位長得像巫婆的「老菩薩」，曾在燻黑的佛堂裡預示我的結局，她說我會伴著母親終老。如此聽來我是個孝順的好孩子，然而好孩子向來是無糖可吃的，假設我就這樣過了一生，楊惠姍到底還拿下金馬影后，而我會得到什麼？二十幾年過去了，姻緣線顯然已經枯掉，人生從盡力開花轉為拚命扎根，父母就是我的根，然而他們正在萎縮，一點點風吹草動，都會令其破碎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我開始帶著父母到醫院兜轉，幫著打聽哪個醫師更加善體人意，願意聽人話；總之掛號變成一種日常，今日父親A科、明日母親B科、上午父親C科D醫師、下午母親C科F醫師，有時候兩人的診號就在前後，又分屬兩棟醫學大樓……我的腦子常一團混亂，幾乎要強制關機，但時機未到。父親鎮日抖腳，說他膝蓋好痛，胃好痛，全身都痛，不知道哪裡在痛，抖到像是要飛去外太空，我必須使勁全力拉住那條風箏線，防止他控制不住地放飛自我；而母親剛做完大腸鏡檢查，麻藥的藥效半退，正兩眼茫然地望著我。

儘管爸爸媽媽已經有些走鐘，但無所謂，只要他們還在，我的時間就能正常運轉。

人生第二次算命，鄰居介紹了一位專門改名的老師，他是標準的後中年肥胖男子，短袖白襯衫與老派西裝褲之間，夾藏著一條幾乎看不見的皮帶，勉強區隔出前半生與後半生；而那張老舊的茶几上放著我的姓名與生辰八字，看起來像是要跟誰合婚，但老師沉吟良久，也許是想不出

更溫柔的措辭，而我吞了好幾口的口水，才聽見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以後，只有菩薩懂妳的心了。」

因為寫過劇本，所以我能聽懂潛臺詞，這句判詞絕非指人天賦異稟，具有慧根，而是「孤獨終老」的意思。更詭異的是，老師全程抱著一隻名叫「妞妞」的黑狗，妞妞毛色油亮且眼神矜貴，雖為米克斯，卻帶著純種狗的氣勢，脖子上還環了一條粉紅色的珍珠項鍊；牠的兩條前腿熟練地搭在老師肩上，長長的狗嘴靠在老師的左耳邊，我注意到，每次只要牠一哈氣，老師就會順勢說出一句話，使人不禁懷疑，莫非是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才改由老師擔任腹語娃娃？

總之後來沒改名字，江湖依舊獨行。

最近一次，天橋下奇怪的算命女郎要我手握小香爐，待滌淨靈魂後，再捧著水晶球；她注視著那個光亮的宇宙許久、許久，眼球簡直都要凸出來了，才說：「我看不見妳的丈夫，妳身邊沒有人。」

我身邊沒有人。

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，就算有過也已成七夜怪談。年輕一點的時候，我似乎也曾在美麗的花月夜裡，遇過幾個人，一起聊過詩詞歌賦、人生哲學，在自覺這是真愛時，天就亮了，再定睛一看，過去美麗的亭臺樓閣皆已頹圮，成為一座座情感廢墟；昨夜的美酒如今只是馬尿，騷辣嗆鼻，而傾慕過的才子或大丈夫，多半已顯出狐相或白骨，莫說辜負，他們，是以肉身來渡我。

而今我的情意逐漸硬化、結石，說不定是已鍛出了舍利子。

三十歲以後，我放下《聊齋》，試著閱讀《一個人的老後》，為了保持從容優雅，學習自立，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。喔，不，起初那談不上生活，只是維生，我像倉鼠那樣捧著一堆零食，咖咖咖、咖咖咖，咀嚼的聲音響亮但日子啞啞，破百的不是年薪而是體重；夢裡，我正在生產，面目猙獰，而腹中的巨嬰遲遲不下，致使產道幾乎破裂，當嬰孩終於降生，我疲憊地往胯間一看，發現竟然是自己的頭顱與臉孔，正衝著我咧嘴一笑。

「麻罵！麻罵！妳回來了～」

凌晨四點醒來，我依舊單身，屋裡也持續迴盪著卡通節目的歌聲，我有一座島，叫做卡加不列島……而桌上有盒吃了一半的便當，滷蛋缺口，青春冷去，還浮著一層討厭的油光。彼時我正死命抓住一個自認好聽的頭銜，一份微薄的薪水，然後忙著編寫著別人的悲喜，任憂鬱在租賃的巢穴中不斷滋生；屋子很小，一張單人床、一張書桌就擠滿了，心事只好從門縫滲出去，每個房間都有其獨特的哭聲，比門牌號碼更具指標性。

不可否認，起初我還不懂得善用孤獨，認為孤獨就是寒碇，但母親的麻藥退去後，說出來的話倒十分清醒：「你們文藝青年不就是在賣孤獨嗎？」

原來如此。

這句話醍醐灌頂，我終於知道痛苦寂寥是有價值的，

不該隨意拋擲，得妥善珍藏。為此我換了工作跟住處，屋子還是斗室，但至少美麗，配得上我的空虛寂寞冷，除此之外，還買了一盞漂亮的燈，在黑暗中幽微地亮，顯得溫柔動人。屋裡有一面黃色的牆，每次我喝了點酒，就開那盞小燈，把影子打在牆上，感覺終於有人相伴；一邊聽女歌者醇厚、低迴的歌聲，親密愛人，親密的愛人，謝謝你這麼長的時間陪著我……每次我都會不自覺地跟著歌聲旋轉，直到跌進沙發。忽然想起梵谷也有間黃屋，所有家具用品都成雙成對，想要有個人來陪，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，偶數對某些人來說太奢侈，所以果斷揮刀，歸還一只耳朵。

「唯有安靜下來，才能聽見整片星空。」我在文章裡寫下這句話，細細斟酌，應是七到十四塊稿費不等，所謂孤獨的代價。

反正時間一長我也想清楚了，既然只有一個人，那就要活得更像一個人。比如不可以站在流理臺上吃外食，作家說，那像是馬與馬槽的關係，太窩囊了，所以要優雅地烹飪，假裝懂得養生，細心配色、擺盤，把健康的食材盛裝在好看的食器裡，再打卡上傳，為他人祝福，也請別人點讚。更要緊的是，我們要學著安放身心，深呼吸，想像溫暖的陽光照射在頂輪，灌注了正面又光明的能量，通體順暢；接著在瑜珈墊上摺疊自己，拜天、望月，軀體時而彎拱如貓，時而平緩放下，再徐徐地向前伸展，變成一個俯臥的嬰兒，諦聽心靈的聲音。

但更多時候，我們被耳語的羊水包覆，尊嚴搖曳，而

任的臍帶終將斷裂，直至乾涸發黑；什麼更愛自己、什麼女性自覺，最後都會在社會的子宮裡沉沉睡去。

想來，我的子宮也會漸漸睡著，生出蔓草吧？

最近返鄉，聽聞老小姐離開此處，跟某位雙B車主去了另一個城市，她再度封鎖了單身樓房，也封鎖了寂寞，只餘下幾則鄉野奇譚，以及深不見底的古井；那深邃無望的地下通道，彷彿是一個巨大的黑洞，更像一只不懷好意的眼睛，眼神陰狠無情，卻叫人更不由自主地凝視它，甚至覆滅其中。

是不是？一眨眼，就要四十歲了。

散文組 評審獎 〈三十而慄〉評語 / 黃信恩

初讀〈三十而慄〉，我想到的是舒國治的〈台北女子之不嫁〉。也許，作者講述的，是真實社會中的某一角。在我近身的醫療場域裡，也有不少走著類似劇本的女性，她們或從事護理，或扮演陪伴者，帶著年邁父母就醫；她們年過四十，甚至五十，堅韌、自足，並且溫暖。不需再緊抓住什麼的人生，自然學會看淡某些緣分，生活日誌裡是父母，或是工作上的病人。

「父母就是我的根。」作者非常深刻地寫下，此際與父母間的情感維繫。無花無果，但根要穩，穩中有責任、有陪伴。〈三十而慄〉藉父母所居的鎮上花甲小姐，對照己身，發展成文。沒有過度的情緒，不忿，不怨，不哀，在世故的聲腔中，所有字面流轉的都是輕輕的、淡淡的，甚至自嘲的、詼諧的、小事般的，但讀後卻是深深的、重重的，孤獨、焦慮、年歲，用文字來妥協，是有著節制藝術的一篇佳作。

2019
打狗鳳邑
文學獎